

國軍組

天人菊1號

金像獎

賴揚霖 中校

陸軍司令部政治作戰室文宣心戰組

1.

生日的前一天，我在兩份文件上簽下我的名字，一份是清早收到的快遞，另一份則是上午十點在加護病房外簽立的放棄急救同意書，兩份文件唯一的共通點在於寄件人以及書面載明放棄急救的對象都是我的父親。

幾個小時前，當我還裹著棉被賴在床上貪睡時，宅配人員的來電把我吵醒，讓我在睡眼惺忪下簽收了父親寄給我的神秘快遞，裡面有隔日飛往澎湖的機票、一支鑰匙以及一張寫著陌生地址的紙條。再然後，我的手機鈴聲又再度響起，來電顯示雖然是父親的電話號碼，但當我接起來時，卻傳來陌生男人的聲音，他喊了我已經十二年沒聽過的名字，告訴我父親因為突然中風，現在在醫院急救。

來電的陌生男人自稱姓楊，是父親的官校同學，他在電話裡說，昨晚父親喝醉後留宿他家，今早是他送父親到附近的停

車場取車，但他看見父親在解除中控鎖、打開車門後，整個人就突然毫無預警地往後癱倒，昏死過去。

趕到醫院的途中，我像是重度強迫症患者般，不斷重複模擬擬整起意外的發生過程，我想像許多小小的碎片戳進父親大腦血管，把他捲入一個漫長、混亂而黑暗的漩渦。在失去知覺前，父親最後看見的畫面、最後停在腦中的想法是什麼？與死亡錯身，是不是就像傳言所說，會看見黑暗中一條通往光的隧道？在隧道的盡頭，父親見到母親了嗎？

我在加護病房前見到楊先生，我一眼就認出他，因為他手上拿著父親常穿的Gore-Tex墨綠色防水防風外套，還有深藍色的後背包。我伸出手想打招呼，卻發現這好像是我第一次見到父親的朋友，又是在如此沉重的場合，反而不知道該如何稱呼對方，就在我裹足不前時，或許是察覺到我的侷促不安，楊先生反倒示意我坐

在他身旁的空位：「叫我楊叔叔吧。你可能不記得，不過你小時候我們見過幾次，後來你媽過世後你就去住校了，也沒什麼機會碰面，沒想到在這種情況下再次見到你。」

「謝謝您送我爸來醫院。」我澀澀地接話，之後便理所當然地陷入靜默，畢竟這種場合似乎也不是什麼話家常的好時機。在沉悶的等待中，我耳邊響起醫生說過的話：「……雖然是出血性腦中風，但腦部手術很成功，現在只要注意病患的昏迷指數及生命徵象穩定，安然度過危險期就可以放心了……比較麻煩的其實是預後的照顧……」

我頹坐在椅子上，內心極度慌張混亂，加護病房外的安靜形成一條似乎沒有盡頭的走廊，到處瀰漫著醫院特有的消毒水味道，無論氣氛或光線都顯出一種病態的蒼白，靜寂中隱約有病床輪子推過大理石地板的嘎吱聲，偶爾有人行色匆忙、冷漠地

走過。昨晚父親出門前的身影突然變得太過鮮明，被醫院氣味團團包圍的我感到異常疲倦，洶湧的思緒如海浪在追逐、拍打著我。難道昨夜就是我們父子此生最後一面嗎？這究竟是什麼狀況？開玩笑吧？今天清晨父親寄了一封奇怪的信件，我還跟一個幾近陌生的父親友人坐在加護病房外頭，這些莫名其妙的狀況實在太超乎現實。難道父親參加了什麼整人節目之類的真實情境秀嗎？我忍不住站起身來四處張望，惡狠狠地瞪著天花板角落的監視器，猜測鏡頭後方的幕後主謀正在嘲笑著我的狼狽，但這顯然並不是惡作劇，因為什麼也沒有改變，沒有人跳出來大聲說：

「哈！你上當了！」楊叔叔還是坐在椅子上，父親還是躺在裡頭，我還是站在外頭。

開放探視的時間愈來愈近，加護病房外悄悄湧聚了一批焦慮或沉默的探病家屬，他們彼此交談或不交談，悲傷或看不出悲傷，空氣比起剛剛更加沉重，壓得我無法呼吸，我必須找個出口，否則我怕我要吐了。

「請問您是怎麼知道我的手機號碼？」我問楊叔叔。

「按你爸爸的手機快速撥號鍵1號啊！你爸之前提過，你媽媽車禍過世時，你是最後一個知道的，這件事對你打擊很大，

所以你們父子約好，要是日後發生任何事情，都要第一個通知對方。」我眼中閃過微微詫異，沒想到父親還記得我曾經說過的話。楊叔叔從墨綠色 Gore-Tex 外套口袋裡掏出父親的手機，長按1，我看見撥出號碼的名稱上面清楚顯示：「吾兒冬冬」。

我胸口一震。

「冬冬。」我依稀聽見母親溫柔喚我的聲音，如一道暗語，開啓禁錮多年的塵封記憶；又像一顆圓潤的鵝卵石，偶然掉入我平靜許久的心湖，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漣漪。

我是冬天出生的孩子，母親總是親親愛愛地喚我「冬冬」，父親一開始頗有微詞，嫌棄這個暱稱過於女孩子氣，但慧黠的母親以英國詩人雪萊的詩句：「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成功說服父親這暱稱背後藏著祝福，父親拿母親沒轍，也就任由她歡喜去叫，後來連父親和週遭親友也開始「冬冬，冬冬」地叫我。

我的母親有著令人喜愛的性格。她是父親最溫柔的守候，總是在深夜為父親等門，在清晨送父親出門；她是我與父親之間的橋樑，總是想方設法讓剛毅的父親趁機表達對我的關愛，讓幼小的我敢於親近父親。父親是一名軍人，他的時間是屬於

部隊的，生命是屬於國家的，儘管我相信他的愛是屬於我們的，但事實上不論是母親或我，排序永遠無法成為父親的第一優先順位。我的人生向來是帶著父親缺席印記的，我記得自己曾經問過母親，為什麼我不能擁有和其他同學一樣平常的父親，為什麼父親要從軍？母親卻這樣告訴我：「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職業的權利，每一份工作都值得尊敬，既然從軍是父親的理想，身為家人的我們就要支持他。」

「何況，你爸爸穿軍服時很有魅力，所以我才會被他迷住呀！」我永遠記得母親臉上露出的幸福神情。或許是因為母親的緣故，我也很喜歡穿著軍裝的父親；或許因為長年擔任部隊主官，父親即使穿著便服仍是不怒而威的。父親甚少在我面前提起軍旅生活，但我知道即使休假期間，他仍是心繫部隊，他的手機時常響起，凡是來電與軍中事宜相關，他的口氣便會轉為嚴肅：「報告，是！沒問題，是！」小時候我故意模仿他講電話的模樣，逗得他哈哈大笑。他會摸摸我的頭，略有所思地對我說：「冬冬，你長大後也想要從軍嗎？」這時，母親總會不知從哪裡急忙衝過來說：「適可而止點，國家已經搶走我的丈夫，總不會連我的兒子也要拐跑吧？」父親總是討好地笑著，等母親走遠後，便降

低音量在我耳邊咕囁著：「你看，在家裡，你媽就是我們的總司令。」

多年後我才理解，原來這些佯裝生氣與抱怨的畫面，是多麼平凡卻又極其幸福的家庭時光。

2.

生命的棋局恁地無法預料，母親在晴好的秋日上午，拋下我們父子二人，獨自離開這個世界。小學四年級運動會，那天早上父親正好結束戰情室值班，我們打算父子聯手拿下幾面親子趣味競賽的獎牌。母親送我到校門口時，我便催促著她趕快去接父親，平常我與母親說再見前總會擁抱，那天我卻主動拉開母親的手臂，不耐煩地直推著母親往停車方向走。

「媽媽，妳趕快走！不然會來不及！妳趕快走啦！」

「我走了喔，你要乖乖的。」母親還是一貫溫柔地笑著，將我拉進她懷裡，然後在我額頭輕輕落下一吻。

當下，我沒有察覺到這竟會是我們最後的擁抱，我飛快地轉過身，滿心期待著父親的到來，頭也不回地跑進學校，甚至連再見也忘了說，而且從此再也沒有機會說了。在往後的日子裡，每每思及此，我都

心痛到無以復加。

後來比賽時間分秒接近，父親卻始終不見蹤影。於是我錯過第一項比賽，接著是第二項，就在第三項比賽即將開始前，我看見老師帶著眼睛腫成核桃的小阿姨走進教室。在我還搞不清楚狀況前，小阿姨匆忙幫我收拾書包，風風火火地帶我進了醫院。我見到父親，但那是我從未見過的父親，兩眼空洞無神、臉上沾滿淚痕，他直視著手術室大門，根本沒有發現我的存在。現場還有外公、外婆、舅舅、爺爺、奶奶、姑姑，大家都哭成一團。小阿姨緊緊握住我的手，緊到我覺得有點痛，可是我卻不敢說出來，雖然我不清楚發生什麼事情，但我內心感到無比恐懼。

手術室大門打開後，護士推著覆蓋白布的病床走出來，我好奇探看，但小阿姨一直摀住我的雙眼。我好不容易掙脫小阿姨的掌心，看見父親朝我走來。他像平常那樣摸摸我的頭，臉色還算平靜，但聲音卻非常哽咽：「冬冬，你聽我說，媽媽走了。」走了？去哪裡了？我似懂非懂地重複問著父親和周遭親友同樣的問題，但沒有人回答，所有人的語言功能似乎瞬間被龐大的哀傷吞噬，只剩哭泣的聲音不斷迴放。

母親的後事處理過程對我而言非常模

糊，因此我經常在想，那段時期的記憶究竟是被我刻意遺忘了，還是因為太過悲傷而碎裂成斷斷續續的畫面？我只記得父親在沒有母親的房間裡緊緊抱住我，不知道是因為我的還是父親的眼淚，我胸前的衣服溼成一片。我不斷哭喊著：「你們都騙我！不是說好要陪我一起比賽拿獎嗎？為什麼媽媽走了就沒回來？」

「你媽走了之後，」楊叔叔的聲音把我從即將溺斃的回憶裡拉回現實，「你爸比誰都要自責，畢竟你媽是在去接你爸的途中發生意外的，因此他變得害怕面對你，怕你無法原諒他。」

「我以為他不想見到我。」我說得非常小聲，幾乎像在喃喃自語。「如果我不堅持參加比賽，如果我不叫媽媽趕快走，也許媽媽就不會走了，也許我們就不會有那麼多遺憾。」

「傻孩子！」楊叔叔嘆氣，「某種程度上，你跟你爸的個性還真像！怎麼什麼事情都放在心裡不說？」

母親過世後，父親和週遭的親友彷彿說好般，再也沒有人喊我「冬冬」，我和父親之間似乎只剩下沉默，男人失去了妻子，男孩失去了母親，我們卻用自以為體諒彼此的笨拙方法逃離只剩兩個人的生活，倔強地躲在各自的角落裡舔傷口，

彷彿隨著母親的驟然離去，父子倆被遺留在永凍的寒冬。後來我搬回外婆家住，小學畢業便搬進學校宿舍，展開六年的私校生活，直至回北部念大學，我再度搬回官舍與父親同住。除了同在一個屋簷下，我們各自佔據不同房間，過著甚少交集的同居生活；說來好笑，明明是血脈相連的父子，卻像久久見一次面的房東房客關係。如今，我與父親站在生死模糊地帶的兩端，父親在彼端奮戰，而我只能在這端張望。

加護病房大門緩緩打開，等待已久的探病家屬急忙簇擁而入，我用極慢的速度穿上隔離衣，拖著腳步極不甘願地接近病床，我甚至默默祈禱著也許躺在床上的患者並不是父親，其實是院方弄錯對象了。楊叔叔推著我往前，逼得我不得不正視父親的臉。躺在病床上的父親，除了臉色蒼白如紙，宛若熟睡般安詳靜好，若是將氧氣罩拿掉、把病床換成家裡客廳的牛皮沙發，就是父親偶爾在沙發午憩的畫面。我對於從這個角度觀看的父親感到異常陌生，我不知道他聽不聽得到我說話，不知道他好不好，只能藉由生理監視器顯示的心電圖、心跳、血壓、呼吸以及血氧濃度確認他的存在。

我好像一直都在「確認」父親的存在。

以前，我確認父親存在的方式是他在聯絡簿上面的簽名。從幼稚園開始，父親只要在家，便會查看我的聯絡簿，瀏覽當週所有活動，順道檢查我的寫字功力有沒有進步。父親覺得自己寫字差強人意，因此對我的筆跡相當要求。他常說「心正則筆正」，品性端正，字才會寫得好，從小我在他的「殷勤探看」之下，一筆一劃低頭揮毫，所以現在才能寫出滿手好字。

記憶中的父親總是來去如風，往往他到家時我已入睡，他離家時我尚在睡夢之中。半睡半醒之間，總會察覺父親蹣手蹣腳地走入房間，將睡姿不良的我抱回原位，親親我的臉頰，為我重新蓋好棉被。從小，開開關關的房門聲和餐桌上聯絡簿的簽名便是他存在的印記，而現在，生理監視器螢幕上心電圖線段高低起伏著，這些歪斜扭曲的線條像極父親突然變形的人生，卻也是我唯一能夠確認他仍活著的證據。

會客時間結束，脫下隔離衣，楊叔叔先行離開。剩下我一個人。我將臉深埋在掌心，淚水從指縫間滑落，我對於現狀感到荒謬而不可置信，但卻又無能為力。十歲的我被迫接受母親離去的殘酷事實，二十二歲的我面對突然腦中風的父親仍舊束手無策，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些什

麼。

突然，父親的手機傳來震動，讓我無法沉浸在悲傷中太久。我忘記帶面紙，身上也沒有手帕，只好胡亂用手背抹去鼻涕。我查看來電顯示，名稱是「周俊賢」。正在我猶豫著該不該接聽時，震動停止，對方掛斷電話。我呼出一口氣，不曉得是放鬆還是惋惜。然後，手機開始震動。又是周俊賢。

我硬著頭皮接起。

「喂。」

「喂，胡，是我啦，阿賢啦。我把你的驚喜都準備妥當了，你們明天來驗收包君滿意。明天是幾點到澎湖啊？要不要我開車去接你們？千萬不要跟我客氣喔！」對方劈哩啪啦講個不停，我完全找不到切入的空隙。

「那個……我不是胡。」

「蛤？你不是胡？那你不早說！不對，是我打錯電話齁，真失禮。」還來不及說些什麼，對方便匆匆忙忙掛斷，我看著暗掉的螢幕無語，心想這個周俊賢真是急性子。

果不其然，電話又響了，還是同樣的來電號碼。

「喂，胡，是我啦，阿賢啦……」

「我真的不是胡，」我決定直接切入

主題，免得又被掛電話。

「怎麼又是你！我又打錯嗎？可是這真的是胡的手机号码啊。」

「我不是胡，我是他兒子。」

「喔？你是他兒子……喔！你是冬冬喔！」我的心臟又漏跳了一拍。怎麼又有人喊我冬冬？「我就說我沒打錯電話嘛。」

「請問有什麼事情嗎？」

「……」周俊賢靜默了好幾秒，像是在思索著究竟要不要告訴我，然後壓低聲音自問自答說：「這本來是個祕密，而且是你的生日禮物耶，我可以告訴你嗎？啊，我怎麼講出來了！」對方聽起來有點懊悔的樣子。「總之，一切等你們明天到澎湖你自然就知道了。記得請胡回電給我啊！」

於是，我又再度被掛電話。怎會有這樣的人？他為什麼知道我的生日？而且我早上收到的機票上面所載明的目的地確實是澎湖。我遠遠望著躺在病床上的父親，彷彿走入更多的謎團。我多麼希望父親清醒過來，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

在父親昏迷的此時此刻，我終於有機會窺見父親的生活軌跡，我打開父親的深藍色背包，有一份昨天的晚報、一疊彩色便條紙、一個黑色筆袋、一條提神醒腦的薄

荷棒、一罐綜合維他命、一袋零錢、一大串鑰匙、一個皮夾、錄音筆、男性香水、一件休閒襯衫、一本咖啡色皮質線圈行事曆，以及某家航空公司的機票信封。我懷著某種篤定感，拿出信封裡的機票，果然如預期般見到同樣是明日飛往澎湖的航班。我翻閱那本咖啡色行事曆，父親剛硬工整的字跡整齊地填入不同日期的欄位，我彷彿又變成每日晨起確認父親簽名的「小男孩」，我找到寫著明天日期的欄位裡，寫著「天人菊1號」，且以螢光筆特別劃記。

此時，有人在我身邊坐下，我抬頭看，發現是手上拎了兩個便當的楊叔叔。

「你是不是覺得一頭霧水？」我闔上行事曆，接過他遞給我的便當。「關於你爸的事情，通知家裡的人沒有？」

我搖搖頭。目前情況未明，我不想貿然驚動住在南部的親友。

「我們軍人就是這樣，在部隊裡能夠號令千軍萬馬，但在面對至親至愛的人時卻往往變得手足無措。你爸平時在部隊的危機處理能力明明就極其出色，碰到你的事情卻老是搞得自己進退維谷。」他對我露出高深莫測的笑容：「既然有疑問，就去找答案。或許你會重新認識你爸爸，甚至重新認識自己。」

「可是我爸……。」

「你爸沒有那麼脆弱，就算沒家世、沒背景，你爸爸不也一路這樣挺過來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軍人命硬，你就去澎湖看看吧，這裡有我和其他兄弟輪流顧著，你不必擔心。」

3.

約莫亭午時分，飛機緩緩降落馬公機場。

我穿著 Gore-Tex 墨綠色防水防風外套，捐著深藍色背包，口袋裡有兩張機票，假裝我和父親一起旅行。我走出機場大廳，坐上周俊賢——對，就是那個掛我兩次電話的周俊賢——的白色休旅車前往目的地，雖然我對於目的地一無所知。在電話中我已略述父親目前的狀況，但車內仍陷入短暫沉默，只有海風拍打著窗戶發出「吼、吼」的聲響。

後來不知道是誰先開口，我們便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周俊賢四十出頭，是父親十幾年前在工兵群帶過的士兵，娶了澎湖人，所以就在這裡落地生根。他說當時他剛受完銜接訓，就跟著部隊下基地，什麼都很趕、什麼都不懂，但也必須達到單位要求標準。戰鬥工兵除了工事，還要架橋、渡河、佈雷、夜教，每天按表操課

的基地生活雖然累人，適應生活節奏後倒也覺得時間過得飛快。

「胡^{sh}是我們的營長，原本剛到部隊時聽說營長相當一板一眼，不搞關係那套，什麼都要公事公辦、依法處理，對部屬要求甚高，帶兵又嚴厲，大家都怕他怕得要命，叫他『鬼見愁』。」我腦海浮現父親不笑時總是帶著威嚴的臉。

「營長雖然很精實，但該給我們的福利從來沒少過，而且很關照我們。他總說安全第一，所以寧可事先要求，也不要事後遺憾。就是因為營長的高標準，我們營也是最少出狀況的。」

不過意外的發生往往無法預料。某次架設M2框桁橋時，一開始就有人手指被橋桁夾到，抽出來的手指頭瞬間充血腫脹，被送去醫護室。接獲通報後，父親和營上幾名長官都來現場察看狀況，一再告誡人員小心自身安全，畢竟一塊橋材動輒兩百公斤以上，隨便一壓就是粉碎性骨折，將手骨或是腳骨壓得粉碎。周俊賢當時和一位原住民班長同組，以他們兩人的力量與速度應該是駕輕就熟，可是當輪到他們抬起最上方的橋材時，整疊橋材應聲倒地，他的右腳正好就埋在橋材與橋材的縫隙之中。

「第一時間我心想：完了！我要殘廢

了！」正好在現場的父親急忙跑過去，發現周俊賢的腳趾頭還能動，一邊安慰他，一邊招呼連長和其他弟兄們協力將橋材搬開。

「幸好，營長救了我，我才沒有真的要一輩子拿拐杖生活，只是在腳上留下兩塊凹陷的記號。」周俊賢拉起褲管指給我看。「當天晚上，我們群指揮官和基地的指揮官都來了，聽說營長被叫進辦公室被訓了很久，下基地期間發生危安事件，嚴重的話整個單位可是要被懲處的，但營長從頭到尾都沒罵過我們半句。」

休旅車轉進小路，幾分鐘後在一棟兩層樓高、有著白色外牆與藍色屋頂的房子前停下。

「到了。」

我站在屋前，有種似曾相識的熟悉感從記憶中慢慢浮現。

門口立著木製的告示牌，上面寫著「天人菊1號」。我湊近端詳許久，驀地發覺這是我國小時期的字跡，而更讓我驚奇的不僅於此，我拿出父親寄給我的鑰匙打開大門，映入眼簾的是白色客廳牆面上掛著的全家福照片，裡面有父親、母親和我。

「可惜胡^{sh}不能來。」周俊賢嘆口氣，「這都是胡^{sh}設計的耶！像這裡啊，你看！」他領我走至餐廳，整面牆壁以馬賽

克的方式拼出蔚藍蒼穹下的天人菊。「這面牆就是按照你小時候畫的那張『天人菊1號』做的。」

「你說什麼？」我難掩訝異。

他從隔開客廳與餐廳的鏤空書架上取出一個設計圖筒，打開蓋子，取出圖紙，然後攤開在我眼前。一幅水彩畫躍然眼前，背景是湛藍色的天際線向外延伸，綠色的原野上紅黃間色的天人菊正盛開著，迎風綻放最美麗的容顏。

回憶瞬間翻山倒海朝我捲來，那是九歲的仲夏，我們全家來到澎湖旅行，民宿不遠處有一大片天人菊花海，我和母親帶著畫具和餐盒，用整個上午作畫。中午回到民宿後，我迫不及待地向父親展示作品。

「為什麼這幅畫要叫做天人菊1號？」

父親問我。

「因為我們以後每年都要來度假，我每年都要畫一張新的天人菊，明年是天人菊2號，後年是天人菊3號，一直到天人菊100號。」我聽見九歲的自己回答。

「天人菊100號？」父親啞然失笑，「那看來我跟你媽得活好久好久才行了。」

騙人。說謊。如今你們一個已經離開我，另一個也很可能即將離開。

「胡^{sh}發生這種事，對你打擊應該很大，畢竟你們父子感情那麼好。」周俊賢

的話讓我回過神來，聽見別人說我和父親「感情很好」著實有種很複雜的感受。

「何以見得？」

「這棟房子啊！」周俊賢說，他跟父親是在幾年前偶然重逢的。當時父親到澎湖洽公，在西嶼附近的便利商店購買飲料時被路過的周俊賢一眼認出，於是開始有了聯繫。父親想要買下當年住宿的民宿，恰好周俊賢從事裝潢業，認識民宿主人，恰好屋主這兩年有意轉售，機緣巧合之下也就順利成交。

「胡說，說你們住官舍，沒有自己的家，你小時候曾經說每年都要來這裡，所以他想要把這裡當成生日禮物送給你。」我眼睛突然感到非常酸澀，但我堅信這應該是因為這兩天配戴隱形眼鏡時間過長的緣故。

「對了，你為什麼叫我……」話到唇邊嘎然而止，這個名字對我而言太多傷痛，我還沒做好心理準備，因此我換另一種問法：「你怎麼知道我的小名？」

「我是跟著你爸叫的。他常常提起你啊，說你頭腦好、成績好、個性好，哎喲，做父母的眼中自己的孩子哪有不好的？」

「我爸常常提起我嗎？」

「我有兩個正值青春期的兒子，所以偶

爾會跟你爸討論一些教養問題，你都不知道他提到你口氣有多得意。」所以，父親也會像其他人的父母一樣，到處向別人炫耀我嗎？

「我自己也是做人家爸爸的，胡說又是軍人，一定不習慣當面讚美你，因為開不了口，覺得太肉麻。」

我輕扯嘴角，喉嚨裡竟然有些哽咽，心底有股說不出來的感覺。

周俊賢與我約好明日早上出發至機場的時間後便離開了。我呆坐在客廳裡，此時約莫是下午四、五點鐘，落日開始撤離，餘光自窗戶打進，屋裡所有的物品都生出了影子：沙發旁的立燈、書櫃中高低不齊的書本和各式擺設。他們被乾淨的反射在牆面上，由左至右緩慢移動，彷彿注入靈魂，就要開口講話。我怔怔地望著牆面，影子由一邊投射到另一邊，那像是某種人生的跑馬燈，無法拿相機捕捉，只能這樣安安靜靜地看著黃昏走過，牽著我的手，把一點點的我取走。

我的目光隨著影子的移動路徑，最後落在書櫃的某一格，裡面擺著好幾本厚厚的相冊。我扭開燈，將相冊全部搬出來放在餐桌上，拉張椅子坐下，一頁一頁翻閱，裡面幾乎都是我的照片，卻沒有任何一張是看向鏡頭的。我驚訝地發現，我竟成為

父親偷拍的主角，他甚至參加過親師懇談會、畢業典禮、社團成果展，還到過我大學暑期營隊前往的偏鄉小學！十幾年來，我總是一個人吃飯、一個人上學、一個人睡覺、一個人參加各種校內校外活動，一個人去註冊，一個人搬宿舍，我早已習慣沒有父母出席的生活。我一直以為父親根本不在意我，而父親卻在我不知道的時間裡，默默地用他的方式守護著我。父親一直都在，原來長久以來我沒有看見的，是父親深沉的愛。

「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我在偌大的空屋裡流著眼淚，感覺無數雙眼睛從過去飄移至我的面前諷刺地瞪著我。我的舊創新傷滾滾湧出，壓抑過久的痛苦瞬間爆發，不知為何想起在母親的靈堂上，到處都是悲傷的哭聲，從裡到外。先是母親，接著是父親，我忍不住放聲大哭，一股巨大的恐懼感緊緊攫住我，此刻我終於明白我是多麼害怕失去父親。

黑夜完全降臨，窗外已經完全暗了。突然憶起某年夏天，父親帶我們去山上看螢火蟲。一片黑暗裡，我害怕得不敢前進，父親寬厚的手掌握住我的手，像變魔術般張開另一手的掌心，上面居然立著兩隻發著微光的螢火蟲，順著父親的掌心看去是滿山遍野的螢光閃爍，我永遠記得父親對

我溫柔的笑著說：「冬冬，別怕。再黑暗的地方也有光，就像螢火蟲一樣，會為你帶來希望。」

隔日，周俊賢送我到機場時，我終於忍不住問他為什麼稱父親「胡ㄟ」。

「你不覺得你爸很像胡迪警長嗎？就是迪士尼『玩具總動員』電影裡面那個胡迪警長。你爸給我們的感覺就是這樣，長相很斯文，個性很正派、很聰明、很講義氣，所以我們私底下都叫他胡ㄟ。」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形容父親，我一方面覺得與有榮焉，一方面又非常害怕再沒有機會可以去重新了解我的父親。

入關登機前，周俊賢握住我的手，很誠摯地對我說：「胡ㄟ不會有事的。這裡有你們的家，等胡ㄟ康復，你要帶他回來啊！」

4.

因為電池耗盡，父親的手機安靜了一整天。從松山機場搭乘計程車往醫院途中，我拿出行動電源連接父親手機，順利開機後發現有一通語音留言，還有六通未接來電，都是來自同一組市話號碼，最後撥入時間是半小時前。

我發覺我竟然對於父親手機內的任何來電或聲音開始感到畏懼。進入語音信箱

後，第一通留言是楊叔叔報平安的錄音。他說父親雖然尚未完全脫離險境，但生命徵象已漸趨穩定，語氣中帶著劫後餘生般的慶幸。

我還來不及釐清此刻的思緒，驀地，我掌心裡的手機又再度震動起來。我瞪著螢幕，這是對方打的第七通電話。接吧。經歷了這麼多事情，還有什麼好怕的？

「喂？」

「喂，爸爸，你總算接電話了！」什麼？！我瞠目結舌地瞪著手機螢幕。原來真的還有更多我無法想像的事情。神秘快遞、父親中風、生日禮物、天人菊1號，我尚且無法完全消化接二連三發生的奇怪事件，竟然又再度浮現出乎意料之外的亂套情節。

「爸爸，你為什麼昨天沒有來看我？」電話彼端的孩子正在抱怨著，「我等你好久喔。你不是說要帶哥哥來看我？」

這不可能，我無法接受，這是哪裡蹦出來的八點檔鄉土連續劇情？

「你打錯了。我不是你爸爸。」我試圖平靜。

電話那頭嘈雜起來，小男生似乎找誰來聽電話。不一會兒，換了成年女性的聲音。

「請問是胡先生嗎？這是胡先生的手機號碼對吧？」

這下可好，孩子的媽媽出現了，父親真的在外面有一個私生子！

「是，請問妳哪裡找？」我的聲音有點微微顫抖。

「我們這裡是天使育幼院，我是玫瑰老師。請問你是？」

「我是他兒子。」

「喔……你是冬冬嗎？」聽到這個名字我不再感到痛苦或震撼了，但為什麼我有一種全天下都知道我是冬冬的錯覺？

「是。」

「那方便請你爸爸接電話嗎？請你跟他說東東要找他。」

「冬冬？」我的聲音似乎提高了八度，電話彼端的玫瑰老師連忙解釋。

「他是東邊的東，不是冬天的冬。東東是我們的院生，你爸爸是他的助養人。」助養人？我又迷糊了。我非常慚愧，我竟然對父親一無所知。

「呃，我爸他目前不方便接電話。」

「為什麼不方便接電話？」

「因為……他現在人在加護病房。」或許是玫瑰老師的口氣太過溫柔，我竟一時哽咽，最後仍是對她說出了實話。

回到醫院已接近中午，和楊叔叔換班後，我又挑了前天坐的老位置，疲倦與混亂感爭相冒現。剛去過天人菊1號，又出

現天使育幼院，到底接下來還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我的腦袋思緒如汽水因過度搖晃，在開罐剎那間氣泡不停竄升，咕嚕咕嚕，一陣透明霧氣猶如戴達魯斯精心設計的迷宮，我在裡面不停打轉，等待亞麗亞德妮帶著一團繩球來解救我。

玫瑰老師領著七、八個院童在下午會客時間來訪，我終於看到東東，很可愛的小男孩。死氣沉沉的加護病房區，因為他們的到來，頓時有了生命活力。隔著一層透明玻璃，他們在加護病房外的走廊上，輕聲唱頌著一首又一首聖歌。最後，他們將雙手交疊放在胸前，閉上眼睛、低著頭、虔誠地為父親禱告，看著一張張純真又虔誠的小臉蛋，不知為什麼我很想哭。

他們小小的身影如此聖潔，竟不會顯得與這裡格格不入。恍惚間，我隱約看見他們的背上長出巨大的白色羽翼，在這極短暫的時刻，我相信世界上是有神的。我想這些孩子就是神派來的使者。

雖然是首度見面，玫瑰老師慷慨地送我一一個溫暖的擁抱，院童們帶給我色彩繽紛的自製軟糖，他們說父親是最會講故事的鬍子老爹，一定會非常神勇地打敗病魔。

玫瑰老師說，父親是幾年前在某次由國防部辦理的育幼院訪視中，隨著國軍單位

來到天使育幼院。

東東是受虐兒，送來育幼院時剛滿兩歲，全身上下都還有先前被施暴的傷口痕跡，也不敢和別人接近。

「緣分是很奇妙的。當時台上正在進行表演，東東原本縮在角落，見到你爸爸從門外走進來時，居然沿路跑過去大喊『爸爸！爸爸』，現場頓時鴉雀無聲。」我可以想見當時父親的表情會有多尷尬。

東東整天黏著父親不放，甚至最後還不願意讓父親離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父親不忍心，便答應他很快回來看他。

父親是個重承諾的人，後來他每個月都會抽空去育幼院說故事、帶遊戲，還成為東東的助養人。

「你還是我們許多院童心中的偶像呢！」她對我眨眨眼。

「我？」

「你爸爸很常拿你當故事範本啊！冬冬哥哥釣魚記、冬冬哥哥學打鼓、冬冬哥哥愛念書、冬冬哥哥……光是冬冬哥哥的故事都快成一千零一夜了。」

我好難過。

我不解的是，如果父親總能輕易地在別人面前提起我，為什麼我們之間會如此疏離？又或者是因為我緊閉心門，所以察覺不到父親對我的關愛？

「上個月你爸爸來育幼院時，曾答應東東，在你生日這天——也就是昨天——會帶著你，還有一個大蛋糕去和他同樂。昨天他還等你們等到睡著呢。沒想到你爸爸竟然出了這麼嚴重的事情。」玫瑰老師摸著我的頭，很溫柔地安慰我。「等你爸爸狀況好點了，一起和他來我們育幼院吧。我們都非常關心他。」

玫瑰老師帶著孩子們離開後，加護病房這個區域又恢復冷清，甚至安靜得可怕。晚上最後的會客時間，終於只剩下我和父親兩人。

短短不到三天，我和父親之間多了好多我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他們所認識的父親，可以是賞罰分明又宅心仁厚的長官，也是溫柔逗趣又充滿愛心的說故事爸爸，但每個都是我不曾見過的樣貌。我突然感到莫名的忌妒。

香港作家張小嫻曾寫過：「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我跟父親雖然不是戀人關係，但這段話用來形容我們此生的父子關係卻非常貼切。在飛機上無聊的時候，我又重新打開父親的行事曆，滿滿的行程表標示著健身房、練瑜珈、讀書會、品酒會、各類講座、舞台劇與展覽的時間，我完全無

法想像與我處在相同時空的父親會像變魔術一般化身現代都會雅痞，當然，我也無法想像他穿著道具服，在一群孩子嬉笑玩鬧的模樣。他甚至念了和我同一間大學的研究所在職專班，這也意味著，會不會我與父親其實認識同一個教授？又或許，我們是否曾經在校園裡擦肩而渾然未覺？在人生軌道上，我和父親竟一而再、再而三地錯過，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諷刺。

我穿好隔離衣，走到父親的病床邊。

父親仍沉沉睡著。

過去的幾十個小時內，太多出乎意料之外的訊息與太多爆炸性的發展在我心底掀起驚濤駭浪，我至今仍無法負荷，看著父親的臉，我很想跟他說說話，千頭萬緒卻不知該如何開口。

過去如高山般可靠的父親在一夕之間倒下，藏在我身體某個角落的恐懼開始張牙舞爪向我撲來。

父親仍閉著眼睛，他看不見我此刻的軟弱。

「爸，不要丟下我，不要像媽媽一樣什麼都沒說就走了。」我握住父親的手。

如果上蒼願意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變成和現在完全不同的人，請把我的父親還給我，我會用我的餘生去愛他。

晚安曲從醫院廣播系統悠悠響起，會客時間結束，我滿心疲憊，準備和其他家屬緩緩向外移動。突然，我感覺掌心傳來極輕微的觸碰力道，一下，接著又一下。我低下頭，不知何時，父親已經睜開眼睛，定定地看著我。

5.

「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我想我慢慢能夠理解母親所給予我和父親的祝福了。

經過了一個冬天的休養復元，父親總算在繁花盛開的初春時節出院。中風導致父親左側大腦出血，經開顱手術取出血塊，三天後雖然恢復清醒，右側肢卻毫無力氣，語言功能也略有受損，但住院期間，他的復元狀況好到連主治醫生都嘖嘖稱奇。出院後，他發揮軍人本色，迅速擬定計畫、確認目標，接著按表操課，調整生活作息、配合專業醫療人員、認真執行復健，才幾個月時間，他的運動能力恢復良好，可行走也能夠照顧自己的日常生活，說話雖然較慢，但仍不影響會話功能。我親眼目睹他汗如雨下、咬牙苦撐的復健過程，但這就是我的父親，他從不畏苦怕難、不怨天尤人，更不會半途放棄；他死

裡逃生，憑藉著堅強的意志力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

人生有得有失，父親重獲健康的同時，也結束了將近三十年的軍旅生涯。我領到畢業證書那天，父親收到他的退伍令，結束舊的人生，開啓新的旅程。隔天，我們飛至澎湖，一起回到天人菊1號。

六月的澎湖是燠熱的，夜裡我們坐在庭院裡乘涼，靜靜地聆聽不遠處海潮聲聲入耳，而天邊垂掛著七八顆星。我閉上眼睛回想過去幾個月以來所發生的點點滴滴，想起楊叔叔、周俊賢、玫瑰老師和東東，感覺就像夢境般不真實。幸好，當我睜開眼時，父親就坐在我身旁。

曾經，父親的時間是屬於部隊的，生命是屬於國家的；而今，他脫下軍服，重新回歸家庭，我們能夠用一輩子的時間彼此磨合、修補關係、舔舐傷口，然後學習如何當父子。我心底充滿感激，這些出現在我與父親生命中的人就像岸邊的燈塔，讓迷航的我找到回家的路，找到與父親重逢的契機。記憶中星散的父親圖像，都將一一拼湊，慢慢完整。

「爸，會不會捨不得退伍？」我問他。「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如今我已完成對自己的承諾、對國家的責任，也

應該展開屬於自己的人生。何況，我只是離開部隊而已，我這輩子都會以國防志工自許。如果將來國家需要，我還是會義不容辭。」

我看著父親，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即使物換星移，承平時代翩然來臨，我的父親，和許許多多人的父親，或因為某種理由，或帶著某種理想投身軍旅，但自從他們穿上軍服的那一刻起，便肩負著保家衛國的使命一日不敢或忘，即使有朝脫下軍服，也從不違背曾對國家許下的承諾。他們曾因勤務需求或命令規定，無法隨時陪伴在家人或伴侶身旁；他們亦曾因各種任務或突發狀況，總是違背與家人或伴侶的約定，但他們默默用他們的方式去付出、去愛身邊的人。

我問父親對於昏迷期間有沒有任何記憶，父親居然笑得像個熱戀少年。

「你知道嗎，我倒下去的時候看見你媽。因為太想她了，所以一直跟她在在一起，很想跟她走。」

「真的假的？那你為什麼又回來了？」
「因為你啊。」父親一字一字地說，對我笑，「你媽一直催促我回來，她說你還在等我回來，別再讓你哭了。」

「所以媽媽還是比較愛我的。」我開玩笑。

「是我們，」父親頓了頓，緩緩轉頭看我，笑了：「我們都很愛你」。

我覺得鼻頭有點酸，但是男兒有淚不輕彈，我試圖轉個話題，沖淡這種過於煽情的時刻。我告訴父親自己想要盡快入伍服役，父親問我為什麼。

「記得小時候媽媽一聽到你叫我從軍就開始窮緊張，但是她又會跟我說要以您為榮，要向您看齊。我記得您說過，服兵役不僅是義務與責任，更是一段成長淬煉的過程。而且，我希望軍旅生活可以讓我更加成熟、更加堅強，也更能夠成為您的支柱。」我有點不自在地開口：「爸，其實我想說的是，無論從前、現在或未來，我一直都非常、非常以您為榮。」

「就算你這樣讚美我，我可不會幫你關說，給你任何特別待遇。」父親促狹地對我眨眨眼。

「我也不需要任何特別待遇。」我挺起胸膛，驕傲地回答。

「我們冬冬長大了。」父親慈愛地看著我，伸出手輕柔地拍拍我的頭，從他掌心傳來的熱度，就和記憶中的熱度一樣，非常溫暖。

「爸，歡迎回家。」我說。

